



[法] 皮埃尔·雷伊 著

希腊大亨

〔法〕皮埃尔·雷伊 著

海 宁 徐振强 译

郑 永 慧 校

希腊大亨

新 华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希腊大亨

[法]皮埃尔·雷伊 著

海宁 徐振强 译

郑永慧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插页两张 23.25印张 459,000字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500册

统一书号:10203·126 定价:2.85元

内 容 简 介

索克拉特·萨特拉布罗斯出身贫寒，少年离家出走，三十年后成了一个拥有庞大船队的亿万富翁。他四处奔波，同一些西方大国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从巴朗国酋长到美国总统候选人，从大银行家到算命先生——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对手的可能性。索克拉特在跟他的襟兄，另一个大船主克伦贝尔的竞争中，靠着他的狡诈手段，几乎每次都获得了胜利。然而，竞争最终还是把他和他的儿子送上了死路。作者在小说中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战后资本主义上层社会成员间的尔虞我诈、互相鲸吞的情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

小说主人公索克拉特的原型，是本世纪中叶西方海运界名声显赫的希腊船王奥诺西斯。关于奥诺西斯的一些情况，如：他的船队、财富；他购置用来游乐的海岛；他娶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他儿子因飞机失事身死，等等，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告 读 者

在这本小说中，笔者有时随意吸收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以及某些真实的事件。对于这些人物和事件，世界各国的新闻界以及许多著作曾作过广泛的传播。

除了这个可以理解的例外，必须指出，本书是小说家的作品，书中描述的情况、人物之间的对话，事件发生的地点，主要和次要人物的性格，各种反应和举止，完全是想象出来的。

如果说本书是一部风俗小说，展现了当代的某个社会，读者也不要把它看作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小说，更不应把它看作一部传记或一篇报告文学。

——皮埃尔·雷伊

主要人物介绍

索克拉特·萨特拉布罗斯——希腊大船主，号称

希腊大亨，混名斯·斯，本小说的主人公

埃尔芒·克伦贝尔——大船主，索克拉特的

襟兄、主要竞争对手，混名蓝胡子

梅黛·米科洛菲德斯——女船主，索克拉特和克

伦贝尔的岳母、竞争对手

哈吉·萨米·萨德克——巴朗国首长

希莱尔·卡尔沃兹雅克——又称加斯加伊斯“先

知”，占卜先生，索克拉特的顾问

阿蒂娜——又名蒂娜，索克拉特的母亲

伊莱娜——梅黛的大女儿，克伦贝尔的妻子

梅丽娜——梅黛的二女儿，嘻皮士女子

埃蕾娜——小名蕾娜，梅黛的小女儿，索克拉

特的妻子

斯科特·巴尔蒂摩——美国总统候选人

佩吉·纳什-贝尔蒙特——斯科特的妻子

旺达·迪蒙特——女电影明星，索克拉特

的情妇

拉·梅南拉丝——女钢琴演奏家，索克拉特的

情妇

马克——电影演员，蕾娜的情夫

拉斐尔·邓恩——小名拉斐，新闻记者

法斯特——嘻皮士男子，蕾娜的情夫

阿希尔——索克拉特和蕾娜的儿子

玛莉娅——索克拉特和蕾娜的女儿

第一部

1

光秃秃的石板惨白似骨，山石嶙峋，穹苍湛蓝，令人头晕。两百公尺低处的峭壁脚下，水波恰似破碎的镜面，形成无数片夺目的光斑，叫人目眩。那是不愿意忍受太阳炙烤的大海，把阳光象放大镜那样集中、象爆炸那样猛烈地反射回去。凌空的盘山路基上，停着一辆罗尔罗斯牌轿车，在行动受限制而气候闷热的环境中，显得很不调和。气温大约已超过了四十度。躺在轿车座垫上的尼基打了个寒颤，伸手把冷气关小了一点。他下意识地吧翻领上印有“斯·斯”标志的铁灰色工作服下摆纽扣重新扣上。为这两个缩写字母，他常常遭到别的司机的嘲笑。他们以开玩笑的口气，责备他在炫耀这两个字。尼基却并不在意。他非常清楚，多数司机是嫉妒他。因为，仆人同狗一样，也是按主人的贵贱分高低的。至于城里那些回头打量车子的行人，完全被它的豪华镇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光一个劲儿在那儿啧啧称赞。这使得尼基更加瞧不起他们。车外，热气象火苗一样烘烘作响，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了。它

用微微摇曳的灰蒙蒙的雾霭，给淹没于强光中的粗犷的景色罩上一层柔和的色彩。尼基暗自盘算：主人斯·斯到来之前还有没有时间再抽一支烟。他的主人烟抽得很厉害，但是只允许闻到哈瓦那雪茄烟的味道。因为他认为：罗尔罗斯轿车内的皮套子散发的芳香，与普通的黄烟气味不谐和。尼基刚想把手伸向口袋，又停住了。他看了看表：十二点整。有两次，他试图下车蹒跚蹒跚，但很快，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因为他受不了车外的酷热。他心里想，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么会出了一个如此有钱的富翁呢？

现在，他马上就要到了。尼基在天空中仔细地搜索。他看见了，一个不知从那儿冒出来的黑点渐渐离他近了。尼基扣上工作服的全部纽扣，整整领带，打开车门，从座位上跳了下来。在螺旋桨搅动的炽热空气所发出的呜呜声中，飞机沿着一条想象中的直线开始缓缓地垂直向下滑行，停在离轿车二十公尺的地方。飞机门打开了，走出一个身穿连衣裤工作服的人，向他招手，这人大概是杰夫。接着，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矮个子男人出现了。他的打扮象是要去出席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似的：黑羊驼毛料礼服，黑领带，白衬衣。这人的目光藏在一副巨大的玳瑁眼镜后面，浓密的铁锈色头发发出暗淡的光泽。尼基想，斯·斯会不会向他问声好，点点头，或者做个手势，总之有个表示，以证明并没有把他当成汽车上的一个齿轮。然而，任何表示都没有。陷入沉思的索克拉特·萨特拉布罗斯钻进罗尔罗斯车里，甚至对尼基连瞧都没瞧一眼。司机坐好后，斯·斯只说了一句话：“到上面的村子去！”尼基没有看到任

何房屋，但他还是轻轻地挂上挡，把车子开上盘山石子路。坡很陡，挂二挡都极为困难。走了三公里后，斯·斯说：“向左转”。尼基遵命照办。现在他看见了。山的高处，几乎就在山巅，有几座用石灰粉刷的房屋。从下面望上去，它们与突兀的岩石混为一体，难于分辨。那里的居民不知从哪儿能取水？车离房子越来越近了。斯·斯只说了声：“停车”，话音未落，他已跳出车外，爬上通往头几间破房子的山坡。一堆崩塌的岩石很快将他挡住，他在尼基的视野中消失了。

索克拉特·萨特拉布罗斯在两边都是墙的巷子里走着，不禁暗暗感到惶恐不安。他要在这个可怜巴巴的地方孤注一掷。他的那些好不容易获得的王牌全都用不上。而且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使他更深入地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苦恼之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要不是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在同他作对的话，这种苦恼本来是说得清楚的。他感到自己赤条条地无遮无盖，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他的那双价值三百美元的黑皮鞋，也被山路上闪闪发光的燧石磨破了。

在这些兔子笼似的房子里，她究竟住在哪一间里呢？有一间屋子用麻袋片作门帘，索克拉特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感到麻袋片后边有一个男人。他问道：“阿蒂娜住在哪儿？”那人掀开帘子，打量了一下斯·斯，指着道路高处说：“在最后一间。”索克拉特作了个含含糊糊的动作，向他表示感谢。

再向前走几公尺，或许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或许一切都复杂化了，更难于应付了，索克拉特不知道结果怎样。生活处在

关键时刻，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阵地。索克拉特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但是在这间破屋子里，他的亿万金钱，他的几万名雇员，他的油船队，他的锡矿和金矿以及他的银行，他所结识的法律界和政界要人，还有他的心腹爪牙，都丝毫帮不了他的忙。现在，他到了房门口。所谓门，也就是在斑斑点点的阳光掩映下发黑的葡萄藤而已。索克拉特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是进去还是不去。他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失去了平日的傲慢。跟他刚才问路的那间房子一样，这儿的门上也挂着一块破麻袋片。如果屋里有人，可能正在瞧他。屋里传来一阵劈木柴的声音。索克拉特又犹豫片刻，然后用一种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声调问道：“里边有人吗？”……没有回答。木柴破裂的声音劈里啪啦响个不停。

他定了定神，提高了嗓门又问道：“里边有人吗？”这回，一个老妇人的声音答道：“谁呀？”索克拉特一把掀开帘子。就在这一瞬间，他脸部表情骤然一变，由不安变为和蔼，由惶恐变为轻松了。“能进来吗？”他笑咪咪地问道，眼睛仔细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可是他只看见一些巨大的黑乎乎的形体，或许是烟囱吧，前边还有一个人影。他摘下眼镜，他的脸现出了原形：一只鼻子，一只大得惊人的鼻子，好象同脸的其他部分迥然不同，似乎整个面部器官都是围绕着这个鼻子长的，正如村子里的房子都是围绕着教堂盖的一样。面部的肌肉块块同它相联，两个眼眶从它那里发源，前额也靠它来支撑。他的脑门过于后塌，为了维持脸部的平衡，他的那个宽阔而肥厚的嘴巴两侧长了两条深深的皱纹。略带稚气的双唇在买卖上守口如

瓶，并且贪食好色。

索克拉特现在看清老妇人了。她停止了劈柴问道：

“您是谁？”

索克拉特低声说：“您认不出我来了？”

“您要什么？”

“听我说……。”

“我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告诉我了？”

“您，还有别的那些人，你们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情来的。”

“不是我。我是索克拉特。”

“谁？”

“索克拉特。”

“索克拉特？哪个索克拉特？”

“妈妈，您终于认出我来啦……。”

老妇人目瞪口呆，不知怎样才好，她感到困惑不解。

“是你？索克拉特？”

“我已经对您说了嘛！”

索克拉特的声调不由自主地变温和了。他又有点恨自己软弱。不过这个似乎象那堆木柴一样的、衰老的妇人，正是他的母亲呀。母亲竟没有一眼认出他来，骨肉之情——有点夸大——竟然没有起作用，他觉得不可思议。确实，到一九五二年八月的这一天，他已经整整三十三年没有见到她了。人在变……。他仿佛又见到了哺育他长大的穆塔拉斯基村的小房子，这村子座落在遥远的土耳其的卡帕多细亚。他想起了

稍大一点时在希腊萨洛尼卡附近住过的村子；又想起了皮雷大堤脚下，尼克亚后边，伊科尼奥依大街尽头的那套公寓；想起了他的两个姐妹，他们的哥哥和他们的母亲。那时，母亲是一个毛织品商店里的编织工，白天就把他们兄弟姐妹扔在家里自己去上班。父亲名叫亚历山大。他雇了几名潜水员，靠采海绵勉强度日，但千方百计想做个船主。索克拉特还想起了土耳其的另一个村子，那时他几乎还是个幼儿，暴行大概就发生在那儿，这些暴行不时暗暗地折磨着他，而他又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此刻，不仅仅是那些标志着他的生活道路的主要方向的往事涌现在他的眼前，而且他闻到了当时的气息，尤其是那个理发馆的气息。那是在另一个时期，在靠近士麦拿的另一个小镇上，紫罗兰、汗水、水蒸气和廉价的剃须膏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当理发师拿毛巾给他围上脖子的时候，这种气味就扑面而来，每逢星期一停业，理发师就叫他的老婆用水把这毛巾煮上一次。

老妇人说：“他们来过了。”

“我知道，妈。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你们要我干什么？”

“他们想通过你害我。”

“我不会害你的。我也不会帮助你，我不认识你。”

“我却可以帮助你。”

“好吧，帮我劈木柴吧！”

斯·斯抓起了几根树枝，笨手笨脚地劈了起来。阿蒂娜一把从他的手里把树枝抢了过去，所用的力气，对她这样高龄

的妇人来说是大得惊人的。

“放下！也许我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但是他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如果你就是这个儿子，我什么也不要你的，甚至看都不愿看见你。”

“妈妈……”

“妈妈！……等了整整三十年才来打听我是不是还活着呀！你又干了什么混帐事情？”

“你对他们讲了些什么？”

“为什么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你在外边混出个样子来了是不是？（斯·斯不由自主地淡淡一笑。）我知道，你会走上歧途的。我已经对你说过多次了。”

“也许，你对我说的次数已经太多了……。”

“还有你的兄弟，你帮过他吗？你爸爸，他死的时候连葬礼你都没回来参加。还有我，你瞧瞧，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是想帮助他的，是你拒绝了，妈妈……。”

尽管他是无意的，可是“妈妈”这个词仍使他感到烫嘴，感到窒息。这时老妇人的叫声又钻进了他的耳朵：

“我什么都不指望你！没有人指望你什么！用不着你帮忙，我不需要。没有你，我也活下来了，往后我还是这样过日子！”

“你同他们说话了吗？”

“我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你愿意自己过日子，不要父母，好吧，继续这么过吧！”

“你不会明白的……。”

“你父亲说过，你的一些想法跟疯子一样。他算说对了！你使你周围的人全都变疯了。”

索克拉特用尽全力试图掰碎一块木柴，木柴抵抗着他的压力，不肯破碎。他又象在七岁时那样，结结巴巴地说：

“妈妈，我求求你……。”

接着，他不能自制地喊出了下半句话：

“你从来不管我！你偏爱我弟弟。”

老妇人哭了起来。这是一种从苍老的嗓子里发出的干哑、生硬而又奇怪的抽噎声。

“给我出去，滚出去！再也别回来！”她喊道。

“你听我说……。”

“滚出去！”

她用手指着门，同时寻思着一句一刀两断的话：

“你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家伙。”

她本能地找到了她喜欢的说法：“道德败坏的家伙。”这几个字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但出自她的嘴，加上对过去的回忆，对索克拉特来说竟成了一种恶梦般的字眼，成了他与家庭不和及他进行种种反叛的代号。

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陶醉于刚刚取得的自由，享受着对父亲取而代之的欢乐，自己担任职务，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他父亲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母亲感到惊讶，也没有打动她的心。亲人是他唯一想感动的观众，亲人的冷淡使他感到心灰意冷和淡淡的惆怅。他